莊子通義

莊子卷第二　參元朱得之傍註并通義

附錢塘褚伯秀義海纂微

雲谷王澮錄校刊

內篇

養生主第三　養其有生之主而毋戕形之貴無愧矣即孟子養性之旨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音畫文古

砉然嚮然奏刀騞音麥又呼獲反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苦管苦天二反又音空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

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音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謋音慝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和順不費力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義　生有涯知無涯所世短意常多人無百年壽強作千年計之[illegible]有涯隨無涯其殆者

形勞也爲知者之殆神勞也殆已已危之甚也殆而已矣神隨形散亦歸於危也此上言不養生之愚其日爲善安分盡心不衒售也其日爲惡不絕嗜慾不矯情也不近名刑即其自謂不爲仁義之操滌僻之行也人從俗無名可稱無法可加也此上言生之易養也此只是起緣督爲經一句督猶獨也總也人身背脊之脉日督脉一身之最中由尾閭貫泥丸天而人形而氣皆攝於此故莊子以督名天德言但循其大道管轄之機守之以爲常無近名近刑之事猶今人以取利謂之近錢也此一句乃養生修德之綱領日養生而不言修德正迷名之意也保身不犯世網全生完其天性養親盡其當爲盡年不取天折皆不近刑名之實也下文解牛事只承緣督一句明養生義引證不用一字而意自通貫文哉文哉有膝乃手足之餘四句只形容動作捷括以起合舞中會句解牛而擬之以樂

言和順而不費力也以解牛之技擬養生言
應世當審幾順勢而不以強力制割也言得
養生焉則保身全生養親盡年皆在其中矣
官知止凝定於常時神欲行欲謹於臨事也
毅毎內篇始於逍遙遊盡性之學所以明道
次以齊物論窮理之談所以應化又次以養
生主全生之要所以修身也故此首論經以
有涯隨無涯則生任其自生而無夭閼之患
知養乎無知而歸混冥之極切身之害既除
何危殆之有信能如是則因天下之善善而善
之因天下之惡而惡惡之雖為非為也又何近
名近形之累哉夫為善惡而近名刑不為善
惡而無名刑皆理之當然今則為之而不近
名刑者世人視之以為善惡而聖賢之心常
順乎中道合天理之自然而已故利害不能
及而道德之所歸也督字訓中乃喜怒哀樂
未發之指非特善惡兩間之中也苟於七情
未發之時循之以為常道則虛微靈通有無

莫徐吾與太極同一混成又惡知身之可保生之不可全親之可養年之可盡哉庖丁一段叙述養生要旨最爲親切故寫其動作進止之態度以應夫行住坐卧之間未始須臾離也蓋民不事無大小有理存焉解牛而得其理則目無全牛刃有遊地養生而得其理則身有餘適事無廢功奏刀中音喻應物之當理釋刀而對喻志生而得理也有心乎應物則所見無非牛體道而寡物未嘗見全牛也神遇不目視則依乎自然以虛爲用而亦無所事乎知見矣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言與物無忤者生無所傷養神有道者久而不敝也然每至於族見其難爲骨肉盤結曰族以喻應酬世故事物紛劇之時當加戒謹以成厥功定而後能慮世人徒從事乎厚味多服華居顯位聲色悅樂以爲養生去愈至而生愈失經所謂養形果不足以存生是已庖丁所好者道則所見無非道故事物之間恬無

注段錯逆順迭出萬變叢挫卒有以善解之實遊歷之過前是何也蓋能養其生之主則玄德內充真機外應處已處物無不適宜應已而復歸於無是謂善刀而藏安有月更之弊哉真人慮後世學養生者溺於沉寂何為無以酬酢世故庖人宰而曰道可立其道也鮮矣故寓道於技以之言而牛之解不解無解辨

公文軒姓名見右師官名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兀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通義 有與也猶曰耦也性與形爲配也言其有人之貌而性猶與貌俱不隨足刖則其刖者非其自取乃天數使然又於言外原其所以致刖之故由其貪飲啄之富而入乎樊中耳形雖如王者之坐享亦不能自適如澤中故曰不善也天人之疑謂人有餘不足雖出於人亦造物者爲之主故人遇患難惟當順受澤雉之喻謂人自愛者不慕紛華也即其有與而知其刖之非辜即其既刖而猶居乎右師之官則其取刖之因也保生之道出處之機於是乎審矣

義海 右師之介雖咎於人亦其天分使之獨足而其貌則與人同類耳况禀形寓靈復有以充其內豈可以外虧一足而自棄其全美哉是故一安於命而歸之天知所當全者在乎德性者與生俱生性則爲生之主不離於斯二者是謂得其養矣形之殘兀何加損焉

欲人安於患難而順其性之情則吾有尊足者存所養非形骸也故澤雉以全性爲樂富樊爲憂飲啄雖艱而不願就養若受畜樊中則飲啄雖餘而飛行失所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損秦失）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毀形）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期）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背）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有適者）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

順哀樂不能入（動心）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疑作脂）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通義】此段形容德之入人心者深反言以拂塵也天之所受本來無物今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之所受而遁逃其無爲之天性信棄其無情之眞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縣者有四無係著解者四無聯屬佛言大解脫也帝之縣解言是天地間無粘帶之人也人之有生如以薪爇火所美者之死如薪盡於火薪有盡而火無窮死生之變何足動於達人之中哉此章大意列莊語中散見惟老子死足破方士之狂而養生之主莫善於聃故存於此指窮之指疑是脂不然木也

【衷評】按前諸解指字多以手指釋之蓋以爲前言所指卽薪可見竊詳經意指應同上旨云

循云理也理盡於爲薪故火傳不知其盡義甚顯明知此遊篇周遍咸之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可證夫一家之薪有盡而天下之火無盡善爲薪者有以傳之一人之身有盡而身中之神無盡善養生者有以存之火之在彼薪猶此薪也而焰焰不同神之託後身猶今身也而息息各異焰不同所以有然有滅息各異所以有死有生然而天下之火未嘗盡神未嘗滅者有人以主之耳至若鑑日擊石鑽木戛竹皆可以得火火皆遍天地間非人無以致之神之運化亦然去是薪火何麗亡是形神何託由是知傳火在乎得薪託神在乎得形形所以成至人之妙用相天地之全功南華舉以結養生主一篇之義深有旨哉

褚氏總論達養生之理者勿傷得養神之道者無爲形者生之所託神則爲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養愈至而生愈失

故真人謂以無以有涯隨無涯庶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道存懷者無心於善惡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名刑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解牛喻應物刀以喻生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則事繁治劇不知其養而吾之精明者愈久而不弊是爲生之主人當善養者唯善於平日所以得濟於斯時以不用而成大用也至於善刀而藏則應物餘暇斂知韜光物遂其適事盡其理而吾之利用未嘗或虧古之大隱居鄽按物而常應常靜得此道故也是以學道之要虛靜爲先非虛無以全精非靜無以復命性全命復養生之能事畢矣如鏡當臺有鑒無迹事物於我何加焉凡人逐物喪真搖事拂理得交患潚心戚蘖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見於後喻老聃大聖南華所師猶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中常得終而遯形蹇化之妙非

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

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

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

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

不訾。其庸詎可乎。曰。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

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者。知天

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

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

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曲者。與人之爲徒

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多政法而不諜。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

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齊乎。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回曰。敢問心齊。仲尼曰。若一志。〔汝〕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齊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教〕實〔有〕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汝〕若能入遊其樊〔藩〕而無感其名。〔不著〕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舒散藥 同其所養心〕一宅而寓於

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illegible]焉若離句上文乎字是平字言其平原野澤荒蕪不稽若過契然若以乎字屬上句

其詩意爲綴矣未達人氣此言氣質如仁智
信直勇剛之類強以仁義乃用智也且尚爲
抗賢至死於暴人之前矣八十五字乃孔子
困於盜跖之形容彼述自暴自棄之情狀此
則言君子貴自守不可衒售以取辱也乘人
鬪捷亦用智也故曰益多雖然以下兩句見
孔子對學之不倦嘗以語我求此來字雖語
助詞而其聲氣則有引掖之意其庸詎可乎
猶曰其是豈可乎庸乃詞辭不可訓常大宗
師篇內亦云庸詎知所謂云云今人亦常用
此句法此章大意闡孔顏兼善之
志顏子之速化孔子之虛已也
闕謂諸解大意詳悉盡不贅字義或有遺論
借附綴末澤若蕉澤間野焦謂蕉死者以國
量國猶谷量猶史載谷量牛馬之義言其甚
多不可數也民死既衆則穀粟草木不得遂
其生澤中如過焚而焦者其閔或可知矣強
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

其有美也術述通此章暴人凡三前二處當作表暴解謂表白人之所行術暴於人之前末句正指凶暴之人謂蒯聵也夫涉人間世者不能無憂患故是篇直以孔顏問答歷述暴君厲行而酌其往化之方以顏子虛一進其本意亦正矣然出於端勉未能無心則彼由中之機安保其不妄發顏子又思三術自全仲尼猶以為太多政法而不諜胡可以及化以心未能忘故也顏子至此無以進由是知夫子化人直造懸崖撒手心路斷絕之地始可進向上一步使齊齋形神而後告之自明而誠之謂也謀守以闈諜釋之不通膚齋訓安為近聽之以耳止於闈道而未能盡行聽之以心止於契道而未能盡忘至於聽之以氣則無所不閒無所不契彷徨周浹混合太虛太虛何處無之故待物盡善而物亦二能逃也耳之所冥者心心之所符者氣氣辭極無為虛以待物者也觀夫汪焉不叢

不竭與人而愈有常應而常靜者則亦所循不待之之之有哉通天下一氣人物太虛之所同攝也唯虛與氣非即非離互顯體用是以無往而不通道則非虛非氣能虛能氣所以化天下之御天下之實待物於無待善應而不窮者也心齋之妙亦虛而已故能靜鎮百爲明燭萬有如鏡開匣如衡在懸天下之重輕妍媸莫逃而無思然于弇之累以是而處人間世特遊戲耳顏子豁然而悟曰未得心齋之用實自有回既得心齋之用未始有回則受化之速可知矣夫子嘗謂其終日不違如愚此未始有回之實驗也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告以此者蓋平日心傳內學皆性命之精微直以治身者也今將出而有爲翊扶治道故詳及君臣交際世故酬酢之間使之形氣交和中虛外順上以造心齋之妙用下以顯及化之真機聖人所以與天爲徒而不涉人間世之患者以此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无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

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无適而非君也。无所逃於天地之閒。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

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无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

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无遷令无勸成過度溢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

者

【通義】孔子之時衛未稱王此而曰王疑爲後世所擬之文也寡不道以權成凡事之成莫不以權折決洽權折決洽以不失道也鮮有不得其道而事得以權成者此起下文二患之故食食也執粗而不藏糞无欲清之人凡主人食而擇美則糞者求清潔以爲事今以心慄苟且粗食不擇其美糞者所以不須求潔靜也以巧鬪力者初必示以可見而暗藏取勝之策在後不然不謂之巧亦不能勝力也此下卽喻以見爲使之道當知機又曰凡事亦然蓋指使事而嚴言以聽其所取實衷者言心之情實發露在行事生則外貌雖得而中心之誠然者則失矣忿訖無由言所行旣衷其實而發於危道則必忿心生而鑿空造出無來歷之事以成其巧言偏辭肆言而無所擇如獸死之音也遷令勸成必至於殆事

為之也美成在久勉之也惡成不及改警之
也乘物以遊心因物之感而推敲以應之也
致命之道非盛德真見者不能生死一安於
理此篇只義命是大旨致命乃所以盡義不
以易心乘之此致命
之機故曰此其難者
[illegible]子高將使齊以平日聞諸夫子者質諸
夫子且自述其奉命懷憂冰炭交爭之意覬
有以發病而藥之夫子告以命義二戒忠孝
大節事親不可解於心事君無所逃於天地
事心哀樂無所施人世立身之要亦槩見乎
此然心爲天君萬化所出人能事心盡道則
於君親可知矣不可柰何而安之則平居暇
日可知矣信道篤而自知明何死生之悅惡
哉此所以訓天下之爲臣子者於其所難安
而安之忠君之至立身之盡也繼又陳奉使
傳言之難而詳以慎全之道庶使君無失德
臣無辱命此又下告顏子者一等矣唯顏子

至命盡神故足以發夫子心齊之論而造坐忘之極予高則未免以得失利害存懷故但告之以謹傳命全臣節而已有以見聖人因材施教循循而善誘者也出世間法即世間法能處世間而無累是爲出世間矣先論奉使傳命之難却之說世事感召勢之必至而莫知所以然使求其理而已風波實喪之語誠爲切當剋核太至核同刻諸解罕詳及蓋核者木果生意所寓仁在其中先賢嘗取以喻仁愛之意今謂剋削其核則傷其仁而生意盡剋削其行則傷其義而交道絕故不肖之心不期應而應之肖類也仁心錫類一視同慈仁苟不存則其心不類何惡弗爲蓋由有以召之其機不可不謹文中子周公篇好奇尚佐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語本乎此美成惡成對待立義諸解或惡音去聲今擬本音解云美善之成至難必積久以化之過惡之成至易雖欲改而不及矣上句戒

其無遷易國家之號令下句戒其無勸成齊佼之驕志也乘物以遊心因理而行不逆慮成否也不得已以養中理極而止不先乎中道也如此亦足矣何必作爲以報其君哉莫若爲致命言但聽其死生禍福則處此亦何難之有夫子始告以命義大戒終亦歸於本意觀此一段曲盡物情孰謂南華倣睨物表而略於世故耶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名非時尚而問於蘧伯王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无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王曰。善哉問乎。戒之愼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

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无町畦，亦與之爲无町畦；彼且爲无崖，亦與之爲无崖。（非和以就之入而不入其狂也）達之入於无疵。（不就不和之證）汝不知夫螳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就不入和不出之類）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

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或作屎以蜄盛溺。適有蚉虻僕緣。而拊拍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愼耶

【鬭解】闘之傳號務若命不可辭故有此問爲子擇傳而得闘亦靈公不衷之一端也只是正身爲本逃藏心和外盡恭敬不忤之道內存調停誘掖之心此亦以善養人之方然必身正而後或藏或和和不過其則也達之入於無疵者通其情使漸入於無疵惡此之謂藏不入和不出也僕緣而拊之不時言牧馬者拍馬身之蚊虻出於忽然馬不知僕之拍必

然驚詫決裂致傷則我平日愛馬之心皆忘之矣此蓋反應達入無疵何貨欲訓迪順鈍者漸漬而不驟也此承美成在久惡不及改之意

義證 伯玉之教顏闔又下夫子教子高一等矣子高猶知有奉命憂懼之心故夫子告以命義大戒終以乘物遊心託不得已雖委身爲使而猶知存所天未至狗人而忘已闔則知職不可傳而欲傳之先已懷疑而求彼之信已於理已稍悖矣故伯玉告以正汝身哉立其本而後末可舉也形就心和是見其勢不可以力正姑立此苟全之論非爲傅之道也況就而入和而出者乎至於與之爲嬰兒爲无町畦爲无崖則就入之尤者雖有因機點化一着然師傅之尊豈無善誘之道而遠至於是縱由此而達之鮮可無疵而已安能化物哉螳螂怒臂正以矜闔將恐不免耳養虎愛馬又所以申前論而俾之加謹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樠。莫干反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

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耶曰密

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

通義 自全其天者不求合於俗自謂知物者未必爲豪傑之知已以爲不知已者詬厲言寄跡於社得至此大正取人之棄以自保也以義論之蓋以弟子謂其以無用爲趣乃復致用於社是因其言而喻之以義理也寄焉者言其不辭社之用乃其寄迹非以求用也

義海 前章備述處身應世之難此章復引櫟社以不材自保而全無用之用又假匠石答問以發明之機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是一句奈何哉其相物也言予汝皆稟形爲物汝乃欲相我饑死之散人謂汝以能自役亦饑死矣予安於無用豈汝所知哉弟子又爲櫟

之本趣既取無用則何以社社爲匠石令其不必言彼社社直來寄耳非求爲社也正以爲社不知已而加詬厲且既安無用縱不爲社亦何得有翦伐乎蓋彼所保者不材故與衆異而汝以社義譽之相去遠矣喻淳朴之人自全於世不願人之吹噓奬借或得譽於鄉黨亦寄焉耳豈以爲爲榮哉惟其不可得而利所以不可得而害也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句法千乘。隱將芘其所藾。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紋理散而不可以爲棺槨。咶食紙反其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

使人狂酲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
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
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
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
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
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
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
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

爲大祥也

【闡義】神人以此不材神人所以爲大祥二語相應道德入神者不以有用自顯其許由之徒與隱將芷其所籟隱然不見有駟乘也自我庇物曰芷物求我㾭曰籟痔病不可以祭河不用痔病者爲尸也舊引西門豹事爲訓義未安

【長海】諸解發明大意盡矣而字義有未釋者今附于後云隱將芷其所籟言隱然芷其陰也必有異材夫絕句以夫屬下文者非鞠解謂木紋散也栿所以棲獮猴高名是高明麗釋以屋宇當從欐列子餘音繞梁欐禪傍棺之全一邊者慮齋說甚當此章與前章義同後添人以疾而免祭河之厄又結以神人所以爲大祥經意顯明玆不贅述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

管在上。兩髀爲脅。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illegible]】五管在上乃跐之甚者背視物必側項仰面而其目鼻與口必向上也不受功不承功程之責也支離其德者美無可見用不及大猶曰散碎無收拾之人也

【[illegible]】會撮音揔最又會古活切項權司馬云髻也古者髻在項中脊曲頭低故髻指天向

氏云兩肩聳上會撮然也今讀多從前音與大宗師嶲句贅指天字異而義同自顚隱於臍至兩髀爲脅形容殘疾之狀鼓筴播精司馬云筴同策小箕也簡米曰精崔氏云鼓筴揲著播精布卦占兆也今多從司馬說二技衣食所資切切於日用故可藉之以食十人此亦設辭言其形雖不足而養身有餘也此段切繫在後句蓋德忌乎執執則非德矣支離謂跡散自在於德者上德不德是也夫支離其形者征役不及而粟薪可沾則支離其德者人害莫及而天爵所加也宜矣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无傷吾行。郤曲舊脫此二字誤疊吾行字郤曲。无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通章旨此借聖人以警世意以聖如孔子而泥跡猶有弊況不及孔子而假名于祿乎成者聖人與世相成不見聖人之跡生者特顯露於衆人之中正與文中于意同僅免刑言天下機穽深嗜欲重未有不履危險者不敢望無譏議之加但苟免法綱是亦幸矣乎康之

禍無所加於人輕如羽也死之爲禍弗論卽劉劓刵宫爲禍之重豈不如地乎山之生木自盜其氣膏之生火自耗其體有用之用爲人而失已無用之用務內而忘外者也

【音解】諸解已詳不復贅按文中子述史篇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彰焉句法雖同而反其意各有所主耳愚嘗謂秦漢以來諸子立言者襲南華語意不少獨經中設譬引喻未嘗蹈前人一轍而愈出愈奇後覺未有追踪者是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吾行郤曲無傷吾足諸本皆然郤多音隙獨碧虛如字復正經文作郤曲郤曲庶協上文元本應是如此傳寫差謬誤疊吾行二字識者自能鑒之

褚氏總論夫處人間世者君臣之分雖人不可不盡者然當度可否之宜謹出處之節視古今而無愧超悔吝而獨全斯爲善美矣是以顏子將之衛而夫子備言事君

[illegible]名知之根乎心氣未達譽終毀至弓旌在前而刀鋸在後者有之況以不違如愚之臣遽欲往化年壯獨行之君焉保其無悔所以力救止之使衛君知賢者不苟進益堅尊道之心固將自化奚必輕往以資驕志攖暴行邪顏子又陳端虛勉一內直外曲或可自全夫子謂僅免患耳胡可及化化者不言而信使人意消豈在政法繁多以啓物敵乎顏子至此無以進請問其方則是所念既空而天真虛受之時也夫子乘其開悟之機告之以齋使虛心受教無聽以耳而以心無聽以心而以氣遂於言下悟其未始有回心虛而形亦忘則化物也無難矣子高將使齊謗以行盡情而忘其身察風波而戒實喪顏闔將傅衛謗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通焉情皆所以明世患之多端外物之難必在高識之士洞燭幾微進退惟義可也至於

曲轅櫟社以無保為保商丘異材見不神而神又伸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往往恃材求用而不揆分度宜名顯而妒害生利鍾而禍患至雖欲臃腫自全不可得矣故是篇大意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真道不離而物自化古之聖賢不得已而有世俗之償問不啻由斯道遂寓孔顏問答以發明之篇末又引接輿之歌以袪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杜衆人逐物無厭之心結以山木膏火桂漆之患警世尤切惟其知涉世之難所以處世而無難矣太上云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人間世

通義

處者安分盡心斯得矣傳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列莊言意要不出此大抵有心則有跡有跡則可尋尋跡則非率性矣褚氏度宜謹節無愧獨全等語尚落思議非所以語莊文也

德充符第五充足也符合也德足於己則隨所應而合也何也德也者人己之同然者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爾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

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
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
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
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
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
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
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為己。以其
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通評】此借王駘以發孔子狀聖之旨。觀首句則當時尊信孔子之風可見矣。立不教等句

只是起下文固有不言之教二句意無形而心成言騐之德蘊於默成而不露也丘將引天下句訓引曰宰尼父不若是迂亦不爲此出位之言也魯且中分於騐而胄任天下爲我信不幾於妄乎蓋聖天下之人之從之也彼兀者也四句言彼既兀是可幾者也而乃爲人之先師則與常兀者不同矣其用心亦何方乎死生亦大至守其宗言其用心也爲下文喪足猶遺土張本命化許宗即老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毋孟子謂過化存神之意死生者人世莫大之事騐也其心不隨之而變不但一身之死生極其變而言雖天地覆墜其虛靈之體昭然獨存不與形骸同變幻故其應感明見貴理息息見存無所假待是以不隨物而遷因物賦物而獨存其神也常季疑其既如此用心何不自知其兀孔子言其曠達之懷識知不存得喪俱忘其於萬物之變化往來惟凝視其出之本一而不逐於跡

是以喪足如喪土不動其心也彼爲己言其學非爲人而人乃尊之何也以其知得其心者言其反觀而得見其天君也以其心得其常心者言其初以天德良知得見此心時如游子歸家到家既久乃知是固有之業也此二句只言其爲己何與於人而人乃尊之如此於此亦見常季之所造矣不懼之實猶云眞無畏懼者不恃衆力只一人可以入萬軍中斬將刈旗正係始之之徵也官府寓象四義皆言用也是有道者之所能也官府云者選用陰陽包涵羣品也神寓於形以耳目爲物象推性靈而已此數語與橫渠由象識心知象者心言意相近一知之所知知上知言明下知言照猶云一覺性之管攝也擇日登假言其惺惺之體與日俱新躋道玄遠也本非爲人人自因此而從之何肯以物爲事言其未嘗以人之來從爲念

也餘註未見通暢

發揮立不教之教而天下化之坐不議之議而天下信之非德充於內物符於外者不足以與此此王駘所止而有以來鑑之道也學者洗心求此教故虛而往終則眞見內充故實而歸非虛則不能受教非實則不能悟理悟理之極明白洞達物來斯鑑亦虛而已是故爲要道此無他善教者輔物之自然善學者求復其自然用不施而體自見非有以增飾之也太上云我無爲而民自化則不教之教教之至也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則不議之議議之至也先聖之所以教人者如此在受教者爲何如又彼既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爲最之哉郭氏從以其知以其心爲句得其常心遺而不論成林王氏並同郭說獨呂氏從得其心得其常心爲句上下文義明白虛齋無隱皆從呂義今從之又受命於地至惟舜獨也正文句不齊似有脫略陳碧虛照張君房校本作受命

方地惟松栢獨也正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堯舜獨也正在萬物之首補亡七字文順義全考之郭註下首惟有松栢上首惟有聖人則元本經文應有在萬物之首字傳寫遺逸又彼且擇日而登假假人則從是也郭氏從登絕句假人屬下文碧虛因之呂氏以假音遐絕句獨陳祥道王雱虛齋並宗呂說竊詳假人無義今從登遐文義顯明謂得此道者去踵無礙而升於玄遠之域也續考列子周穆王篇登假字並讀同遐可證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

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惟

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去聲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通義 取大者求以復其心體之明也。心體明而形骸忘。形骸忘則所得者大也。與兀爭善蓋言子旣以過取兀。猶以過歸我。是與無過者較優劣也。度子之見識。尚不能自收斂也

耶遊羿之彀言在伯昏模範中舉動不失天則乃其當然之位或有不能盡善至於犯難者亦其所遇之命不能逃焉耳此猶孟子命也有性焉之意與上文安之若命句相應雖安於兀尚動心於毀譽一見先生則自忘其怒而不知其所從來也忘形骸而事心性遊於內也棄形骸而泥所遇索於外也改容加敬更貌去傲也無乃稱謝之不必多言也此見人入名利中欲忘施施之態誠為不易有志作聖者必入伯昏之彀而後可羿彀句諸家訓義皆與鄙見不同存之以待中徒嘉者判焉上文狀其過以不當亡衆人也狀其過以不當存能自省者也至於不以形諸口者尤難其人也故曰寡若夫知其不可柰何安於患難之遇如命之當然誠非盛德者不能也此三句舊解亦欠疏爽嗟乎人之所以自處與其所以取夫人者皆標準於此章矣

申徒安命而忘兀德充於內者無感於外也子產矜位而鄙兀心狥乎外者不與乎內也同學於伯昏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雖侍明師而猶以勢位爲尚未能相忘而化其道是心鑑不明塵垢得以止之也不當亡者衆不當存者寡此蓋申徒論足存亡言人之處兀知已過而安之者少然有幸不幸一歸之於命耳則知申徒之兀出於非罪者也遊羿彀中莫非中地設有不中幸免耳人處世間莫非憂患苟得免患亦幸耳而人因以其幸笑我之不幸我猶有怒未忘已也廢然而反已亦忘矣不知先生洗我以善耶吾之自悟耶則彼已俱忘物我並化何喜怒之可動何形骸之可索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无趾曰

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无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

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illegible] 詼詭幻恠形容其欺罔要略之辭。死生爲一條。即前章死生不得與之變。可不可爲一貫。即齊物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此意只是無我。死生且一。況兀乎。可否既忘。況今昔乎。聃曰其可乎者。蓋疑而不忍棄之辭。天刑之。安可解。按前曰遁天之刑。又曰縣解。與此大同而小異。此言天奪其神靈襟不啓。是以逐末而不知本也。然已之無趾。亦天命之假於人手耳。我既不能自解。安能解人。此意存於言外

[illegible] 首章王駘得道而至命者也。次章申徒有德而知命者也。此章无趾務學以補過者

也南華論德充有三等與人間世所序意同夫子謂叔山不謹犯患則其兀也必有以致之彼亦謂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已自知其過推知其過斯能補過故聖門不棄焉尊足即下章所謂使其形者於此而務求全得其道矣无趾以夫子爲天地圖有以覆載之夫子補其前失以爲今來何及矣則猶有將迎得失之見也无趾言其猶若是則有不滿於中者此段蓋嘉无趾思所以補前行之失而爲全人也形之殘兀又何加損焉以見聖賢治化曲成萬物而不遺稟質差殊則其成也不無等級如本篇所列者是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爲妻寧爲夫子妾者。數十而

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

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徒門反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惟恐其不受也。

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不知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

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以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不敢以君自居)

通義 閔然二句與無幾何而去寡人狀其無欲爲情也不見已謂不見其相呼應者不得類謂不得其相羣動者起下文使其形句要屨二喻見無實者飾亦無施諸御娶妻二喻見形全之貴也德者才之藴才者德之著何謂才全至物不能離言人情事變乃天命流行無古今終始故不足以挠其見者之性而亂其情其自致之懷悠然與天運同流不舍晝夜常與物同處於氣氤和煦之境此皆隨其所接生善應之道於心者時字之義猶見

方也猶明鏡之在匣因物之來時生妍媸有德不形物物不離者蓋德而顯露則有方所有方所則有離有合不形則無合無離無合無離乃大合也故曰物不能離木停則明可以照物以其內靜而外無所撓故可以爲修德者之師法而成其與物爲春之和既能如此物何能離之哉是以雌雄合於前君見之而授國失之而若無可樂也執民之紀而憂其死猶曰執國之政而視民如傷也譏訾此章莊之尊孔至矣他章之詆掃假道者之迹也

義海 按雌雄之義所解不一或以爲禽獸者本於列子雌雄在前孳尾成群之說竊考經意丈夫與之處思而不能去婦人願爲妾之語則雌雄合乎前言丈夫婦人歸之者衆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傳來從資絕者翣何飾武之具形似方扇以木爲之衣以白布畫以雲氣火車兩邊所以自衛也資或訓用訓送或畧而不言殊無確論後得無

隱講師從翣絕句以助釋資文從理順經旨
大明續考禮記檀弓篇周人置翣孔子之喪
飾棺牆置翣又置絞衾設柳翣又明堂位云
周之璧翣鄭氏註天子八翣皆戴璧垂羽諸
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據
此則古者喪禮通用翣非特爲飾設竊原南
華本意謂先聖制禮使人養生送死而無憾
周以棺衾飾以柳翣貴賤隆殺各當其宜所
以慎終也若戰而死則非正命又失用師之
道故其葬也不以翣形且不得全歸何望儀
物之備哉亦猶刖者之不愛屨也此章從上
文豚子食於死母起喻至此又疊喻以結之
不過形容德充於內者無假於外德餘於中
外飾無益也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言
才全而德不形者至和內蘊接物無間若青
陽流布無德不被生育之恩普以無心爲心故
能無感不應或問方其不感不接和
安在哉曰如樂在懸聲無隱乎齊

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烏莖反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

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五羔反乎大哉。獨成其天

通義知爲孽知者智之體智者知之用此知當讀本音不必訓智是非不得於身人間是非不得沾惹於其身承上言其不濡俗也獨成其天猶曰獨成其性言性則著人而天隱矣言天則性在其中曰獨者更無他念獨成其天德不以智巧雜之也

義海德有所長者恍在德而不在貌形有所忘者捨乎貌而契乎心此二士之所以見知於二君二君之所以見稱於後世也聖人之所遊亦不出乎人世間從容逍遙以觀其變行不以足視不以目故物無遯形人無遯情而其憂世之心未嘗一日去懷也夫聲名妖孽所以滑性而以之爲知知由是貪詐生焉結纆之約由於朴散而執之如膠由是欺誑生

工匠作器所以給用而貿易由是巧僞出焉此皆時俗之弊也眞人猶與有以反之故斷曰不謀惡用知不斲惡用膠不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其言意亦切矣此還淳反朴之要道聖人復出不易斯論人能脫去膠孽等累則與天爲徒何世患之能及有人之形飲食起居同也無人之情是非好惡不動於中也眇乎小哉此形之在天地謷乎大哉此德之在性情也以已之性情復已之自然豈假他人哉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通義　承上有形無情而究其實道與之貌動容周旋天能顯也天與之形耳目口鼻百骸備也前二句意重形貌後二句重道與天啟下文外神勞精之蔽此亦借惠子以鍼砭後世役於知而失德者故曰生有涯知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其爲知也亦殆而已

義海　道與之貌無論美惡安之而已天與之形無論壽夭全之而已常因自然而不益生

生不益則必不損夫性何所指其情令惠子不務內充其德徒以言辯求合天下之情以至外神勞精據槁而瞑則其爲知能所後亦困苦矣故告之以天之所以選取汝形而爲萬物之靈者豈但以堅白之辯鳴噪於人間而已由階而而升致極乎性命道德之奥乃聖乃神可企及也痛惜惠子累於才而溺於辯昧乎性而惑乎情是因知而失德學者之大病殊悲悟人之至情本無好惡好惡因物而有情耳情與物忘則俱化矣常因自然而不益生是謂無情之情何以辯爲使惠子而頓悟還淳反朴進乎無知則德可充而性可復何患乎人之不契物之不應哉

褚氏總論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粹美所以成形尊生由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聞也夫德本乎天而充之在人可不自發重乎物之符契特應感小節以應德

充之驗其成功大業則有相天地贊化育者焉故驗足以起敬於夫子將欲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爲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自非以心契心而死生無變命物守宗而化由已出其能至是乎視所遺所喪若土之遺以見得道者忘形惟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成鑑凡此皆所以充之之道也德充而爲物所歸猶松柏之於衆木堯舜之於百姓豈特以正生爲幸幸在能正衆生而一巳之死生禍福非所芥蔕故擇日登假去留在我何肯以物爲事哉申徒無取兀之過而招兀兀猶全也子產以執政之貴而傲兀者貴猶廢也無趾而尊足所存有重於足者天刑之不可解則一死之命而與全人無異矣哀駘它之雌雄合乎前使哀公忘其惡而願授國此非愛其形愛使其形者也故泰和內運疵癘外消德與日新道通神化

事成而不以功自處無往而不爲物所歸矣哀公以仲尼爲德友德尊而位可忘也臺公視無賑爲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聖人所遊與物無際謦乎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粹美所歸有不得而辭者惠子厚於才而薄於德遂問好惡之情答以性命之情所以深救其失使道貌天形不傷於好惡有形無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德充物符彼已兩盡是非好惡化於忘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太上云上德至德孔德玄德皆言德之充者善結無繩約天下將自賓不召自來有德司契皆德充物符之謂而內華發揮尤爲詳至取殘兀醜惡之人以標論本蓋所以爲尙形骸外德性者之戒云○

通義 三兀造道有等哀駘它則全德之極者故以孔子之言爲準闔跂甕卷言不但貌惡者無妨於德雖形不全者德自若也末論

有形無情立言之旨昭然矣程子曰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者盡之

莊子內篇第二卷終